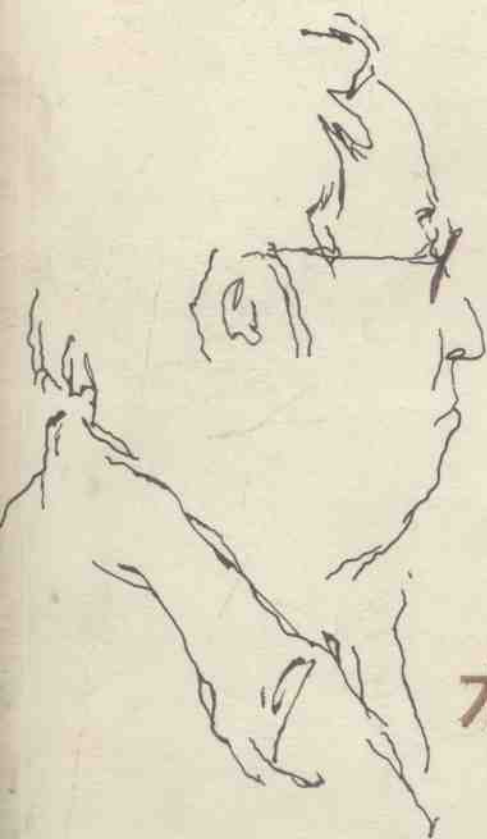


文友丛书

纳漠尔情思



木青 著

文友丛书

讷 漠 尔 情 思

木 青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纳 漠 尔 情 思

木 青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沈阳市黎明胶版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1/32 印张9 $\frac{7}{8}$ 插页2 字数165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本

ISBN7-5306-0213-6/1·158 定价: 3.70 元

目 录

游仙境	1
你从昨天来	5
别一种情话	14
怪味“朱”	18
纳漠尔情思	24
被中断的歌声	31
有继往，才有开来	36
过嫩江	40
感情的希冀	44
蝴蝶桑叶	47
一个弱女子的追求	54
从一本书的出版说老于	61
祭大姐	66
绿色祭	71
我爱沈阳	74
东北作家谐趣图	77
感 情	82

阳光灿烂的时日	86
主人的姿态	89
美的舒燕	92
“社会人”	97
作家宿舍○号	102
厦门行	122
侗乡采风记	131
鹤乡情	138
她的名字叫晨风	145
笋花，泪花	150
飞翔吧，歌声！	154
被压出来的小说	162
关于创作的通信	167
关于《匪患世界》	171
《旋转的舞步》后记	174
《远方的星》后记	179
《幼林里的墓碑》后记	185
《幼林里的墓碑》再版后记	188
《木青短篇小说选》后记	193
春天的追求者	198
“第一”书记	217
探寻“隐身”的 (V)	237
快乐厂长	260
转化“魔瓶”	280

一棵多愁善感的草	297
后 记	310

游 仙 境

七月中旬，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赴烟台参加笔会。说“笔会”，其实根本不动笔。社长韦君宜同志说得好：“只是给作家们创造一个交流与探讨创作经验的机会，休养生息，扩大视野……”而对我这祖籍胶东的人来说，尤具诱惑力的是这“扩大视野”。

这些年，台湾同胞兴起“寻根访祖”热，哪怕一捧家乡土，也会引发一场揪心的泪雨。说来这种“热”，在大陆又何尝没有，我即是其一。逢闻乡音，我便愿多搭上几句，仿如听那迷人的音乐。自然，对胶东的山水，名胜，变化，更是迷恋向往。如今，踏上胶东地面，我便被乡音、美景、经济振兴的浪潮融化了。烟台，虽是个旅游胜地，各种服饰的外乡人络绎不绝，但我听到更多的还是开放之城烟台如何改革，如何起飞。在乘车去蓬莱仙阁的路上，一位老同志忽指海边一大片空地惊呼：“看，破土动工了！”我们为之一愣，当众目转向远处隆隆蠕动的推土机群时，他才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烟台未来的“特区”。有人问：“初具规模得几年？”他答：

“三年！”天哪，我们长出一口气，三年！过去三年只能盖一座楼！“文革”破坏了十年，大跃进耽误了三四年，那些大小不等的运动加一起又是多少年？若都象今天似的搞建设，那该是什么情形？我愉快的思绪没为不愉快的联想所打乱，依然想着将去的蓬莱仙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初听到这“八大仙人”游乐过的仙境所在，还是父亲讲的，尤其那飘忽不定的海市蜃楼，令人神往。我从父亲时常赞颂仙阁的神情里，体味到了浓郁的乡情，它是家乡的“眼睛”。

大轿车终于把我们带到了仙阁的门下。

我目不暇接，努力摄取一个个奇景：这凌空の仙阁，座落在临海陡起的丹崖山上，向以海市蜃楼、狮洞烟云、万斛珠玑、渔梁歌韵、日出扶桑、万里澄波、漏天银雨、晚潮新月和钥井金波等十大奇景著称，由蓬莱阁、三清殿、天后宫、吕祖殿、龙王宫、弥陀寺六部分组成一个辉煌的巨大建筑群，各亭殿の廊壁之间，楹联碑文琳琅满目，其中有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笔走龙蛇の手迹，有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の石刻肖像，有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所题“碧海丹心”四个大字的刻石等。当我站在水城小海の拱桥上，极目北望，但见一处飞阁流丹、苍松滴翠の所在时，我的“意识”不禁流动开了——

父亲当年肯定也站在这儿眺望过，也体察过仙境、仙人的超凡意趣，甚至也定会想到过人间世事，想到过故乡胶东的美好，然而后来他毕竟还是走了，挑着担，一步一回头地走了。那种背井离乡的滋味足可想见。明明是仙境却要舍弃，明明是可爱的家乡却要远离；这都是什么力量促使的？不言而喻，仙境再美与穷人无关，家乡再好养不活儿女！……不知怎么，如此想来，心里倒有些凄楚了。其实，仙境毕竟还是仙境，与人间何干？反使人憎恶！解放前如此，解放后的“十年灾难”亦如此，何况连脱俗的“仙阁”也不复存在了。

陡地，在我“意识”里又跳出另一个形象——昨天参观威海近郊远遥村的情形。那本是出于一种“雅兴”，听说前不久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参观旅游团曾到这村的“文化中心”吃过饭，并对该村的巨大变化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是我们也寻兴而来。为了寻找更真实的镜头，我们在村里串悠开了。迈进带飞檐雨搭的小院门洞，眼前闪出一洞天：宽大的屋檐下，陶瓷花架上摆放着满满的花盆，争芳斗艳。四间正房，两个平厢，外面涂着绿、黄、白粉等色涂料。院门左侧是瓷砖墙围的卫生间，房顶是宽敞的平台。院门右侧的厨房，依旧是处处洁白发亮的磁砖，而且烧的是城里用的液化石油气。正房门顶探出一块，由一根翠绿方柱支撑着，形成一个别致漂

亮的凉亭，旁边是自来水池。进门即客厅，大小沙发，时兴家具、彩电冰箱一应俱全，茶几上还放台电话，这是连城里私人都极少有的通讯工具。据了解，这仅是一家普通渔民的住房。再往下看，挨家挨户相差无几。其中还有一户迁居回来不久的老华侨。

“意识”把我的注意力又拉回到眼前的仙阁中来，相形之下，在我心底产生一种也许是怪诞的想法：蓬莱仙阁也罢，苏杭天堂也罢，都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陪衬，倘生活困苦，任何胜景都会失去应有的光彩和价值，由此推论，我倒觉得威海郊区的远遥村更令人感到亲切些，真实些。

我实在钦佩远遥人的才华，他们把原本叫“遥远”的村名颠倒了一个字儿叫“远遥”，意在天堂不遥远，就在脚下！这绝非是为图吉利而搞文字游戏。它是活生生的现实。

你从昨天来

“你从昨天来……”

当我和《作家生活报》及《芒种》杂志社同仁，在风雪的黄昏，从东塔机场接到她（他）们——旅美台湾作家陈若曦等，并用我出汗的热手，捂着她们（他）们的凉手时，心里酸酸的，不知怎么竟冒出了这么一句。

岂知，我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风雪黄昏，我的亲大伯，穿着皮大哈，脑袋缩进厚皮领子里，脚蹬一双高腰毡靴，带一股呛人的风雪，闯进我家，拉住我爸手说：“兄弟，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我是开火犁（拖拉机）公司的，得走，你们别惦记我，全当我死了。”说罢，抹把眼睛，还有脸上的雪水，不等我爸我妈说话，就回身钻进了模糊的风雪地里。后来听说，他去了台湾。我想，倘大伯仍在世，也是老态龙钟了，因我父母也已谢世，而且至死也未向任何人提及过邢家这唯一的叛逆者。

经与这些年龄相仿、倍感亲切的六位台湾作家交谈，我忽然生出一个孩子般的天真想法。这些人里边有否认识大伯的？仿佛台湾很小，小到了每人

每天都会见面的程度。特别是听陈若曦女士介绍其中的曹又方女士，又是祖籍辽宁岫岩人，巧了，我祖籍也曾填过岫岩，从山东老家到东北的第一站，即是岫岩。会不会是大伯的后代呢？只是姓氏不同，她姓曹，我姓邢。不过这也存在着意外，比如改了姓，或跟我这木青似的属笔名？我暗笑自己又在虚构小说，连连摇头，摇头，赶跑这可笑的闪念。纵然想摸摸这位曹女士的“底”，也不好忙三火四让人觉得太“下三烂”啦！

这一夜，我是在风雪梦中度过的，我难过，我思念，我想象不出，离开大陆，家乡，在外咋个滋味儿，特别是在异国他乡，定是很难过的吧？老了，思亲思乡，尸骨埋何处？……也许我是脆弱之人，想人想事，也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一早，象急于看望远道来的家人似的，最先跨进他们所住的宾馆。以往接待外宾，我可没这么“热”过。绝非出于仰慕和巴结“海外来宾”，不，我这人恰恰是顽固的乡土派！不知怎么，我只觉得他们亲，亲如兄弟姐妹，而且，他们也不能说是华侨，他们是从祖国台湾省来的，就当真是我大伯的孩子，堂弟，堂妹……我渴望把这拟定中的三天交谊时间，分成千万份儿，而每一份儿，都注入最大限度的一奶同胞之情。

宴会上，我劝身边只比我小一岁的陈若曦“多

穿点儿，别冻着”。（我想到大伯临走时的情形），接下，又突如其来地问她：“你觉得我们可怕吗？”她眨眨眼，不解地耸耸肩。我笑自己太急了，语言的省略使对方不知所云，我这话是从大伯临走时说的那话来的，便忙解释：“听说台湾把大陆宣传得很可怕，是吗？”她点头、诙谐道：“不过我冒一次险后，就再也不怕了，还总想回来，有时一年要回来几次，渐渐，还理直气壮，扬眉吐气起来，因为这是我的国家呀。”我笑说：“‘文革’时候可是满可怕的啊，不是把你赶走了吗？”听人介绍，陈若曦女士“文革”前曾回来过，可史无前例的风暴一扫，把她和爱人也刮着了，无奈，只好含泪离开，临出国门，她还向五星红旗深深行了三个大礼。陈若曦听我提这档子事，也深深地笑了，连连摇头：“那时很特殊，很特殊。”

对呀，那段特殊的历史，够后世永远记取的了。

我们谈了许多，其中最令她羡慕的是我这样的由国家养活的专业作家，又拿工资又拿稿费，写作，生活，无人干涉。在海外，文学家都是业余的，要么象她这种“专业”，由先生（丈夫）养活。

我问：“听说你最近出版了一本叫《纸婚》的长篇，这是写什么的？”

她说：“是写同性恋的。在我周围，有些是同性

恋者，可他们的人并不坏。”

我知道，陈女士这两年在国内已出过五本书了。

与陈若曦女士同行的，还有诗人非马先生，散文家兼诗人许达然先生，理论家杜国清先生，洪铭水先生，小说家施叔青女士，以及前边提到的那位疑是同乡的美国中报文艺版、生活版主编曹又方女士。他们几乎全是博士，教授，属真正的学者，然而却丝毫见不到我想象中的那种颇不凡的所谓“学者气”。

当我把精装的《木青短篇小说选》和长篇《远方的星》送给许达然先生时，矜持的他，竟欢喜得不行，两眼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他捧着书连声说：“我很高兴，很高兴，一定仔细拜读。”随即，他也送我一本不久前在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的十分精美的散文集子《防风林》。应该说，我对这位曾获哈佛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博士，牛津大学研究员，现任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的许达然先生的尊号，并不生疏，《中国作家》等杂志曾介绍和发表过他的作品。他的处女集《含泪的微笑》于1961年问世便风靡台湾文坛，连连重版，以后又连续出版《远方》、《土》、《人行道》等集子，并多次获大奖。他是当代台湾重要散文大家之一。现在虽旅居美国，但对台湾文学的推动仍不遗余力，曾被选为台湾文

学研究会第一任召集人。我读他的散文有种品尝新果的味道，诚如他自己所说：“写海岛也写海外，不愿写得太窄太散和太文。”因此，他的散文绝大部分短小精悍，结构十分严谨，且风格独特，文笔简洁凝炼，这与我们大陆流行的散文体不尽相同，介乎于散文与散文诗之间，追求抒情带哲理，内容涵括个人的社会与时代，富正义感和使命感，可谓自成一家。由此，我联想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诗歌运动，起初不是有不少人不喜欢“朦胧诗”吗，可是现在，似乎“朦胧诗”也已过时，出现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诗潮。我们习惯以传统的思维模式看待文学表现方式，而缺乏艺术的多元化探索，这大抵是落伍者的自慰了。许达然的散文，便给了我这样一种独辟蹊径的启示。

我曾问他：“台湾文学界和读者怎样评价琼瑶？”

陈若曦插话：“我和她是同窗同学，前后桌。她的《窗外》，是写她自己，经历颇坎坷。”

许达然沉吟一下说：“台湾少女阶层，还有她的读者，不过，其作品都是一种模式。文学界似乎没有评价。好象只有一篇，说‘没有窗户何谈窗外’？意思是说琼瑶的作品根本不触及和关心社会。”下话没太深说。

可见，文学的社会功能并非大陆所独有，它大概是一条古往今来评价作品的极为重要的标准了。

诗人非马先生送我一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非马诗选》，他不无歉意地晃头说：“你看，与你送我的两本书比，我这本太单薄了。”我忙回答：“作品的价值不在书的厚薄，何必客气。”他知道，我过去也主要写诗，对诗很有感情，所以，说来投机，且有内容。其中有一观点我以为颇新，他说据知大陆文学艺术界，曾对朦胧诗和现代派绘画有过激烈争论。这在若干年前，台湾也曾出现过，创作需要有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作者，另一方面是接受者——读者，两方尽可开动丰富的想象力，去使作品完整化。作者仅给读者提供一个思维想象的空间，不能也不应该把一件艺术品划定框子，叫人一目了然，否则，就是艺术的死亡。在谈这个问题时，著名诗人方冰同志曾举去年他在西德访问时参观一所艺术馆为例，他说一进门，即出现两件莫名其妙的东西，一件是一截扭曲的铁管子，另一件是一块上了锈的铁板，说实在看不透这两件属于什么艺术品。陈若曦、非马、洪铭水等六位作家几乎同时问方老：“这两件东西使你想到了什么？”我站在方老一边，带戏谑地插言：“想到人格的扭曲，纯洁心灵的污染！哈哈！”他们也大笑：“对，这就是艺术，就是再创造。”我不敢苟同，但又不愿拒绝接受这新的认识领域。

这里唯一居住在香港的美籍台湾女作家施叔青

女士，身边带一十二岁女儿，母女俩均是红红的面颊，母亲常露甜实的笑颜，女儿则腼腆有余，总依偎在母亲身边。母亲是那样不加掩饰地强烈爱着女儿，常常旁若无人的欣赏，抚摸，乃至亲吻。在参观沈阳第一制药厂，厂长授予这几位同胞作家名誉职工证书及厂徽时，她也拉着女儿一起前去领取，看得出，女儿并未想到自己也会获得这种殊荣，直往后退，然而母亲还是拉她到前边来了。果然，厂长把同样的证书与厂徽授予了她。当她娘俩回到座位上时，我开玩笑地对施叔青女士说：“母亲都爱自己孩子，而你，爱得尤其不顾一切。”她笑问：“你看到什么了？”我说：“看见你常常亲女儿。”她大笑：“啊！你看见了？我是太喜欢她了。”说着，又摸摸依在身边的女儿脸，亲一下。她问我：“你看过我最近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颠倒的世界》吗？”我说：“我特意借来看了，写了众多海外赤子复杂的内心世界，很好。”她高兴道：“我回去给你寄一本来。”

前边说过，我一直想和祖籍在辽宁岫岩的曹又方女士攀谈攀谈，可这位纤弱、话语很少，到沈阳又立刻患了感冒的她，要么休息，要么应酬年轻人的询问，一直不好过去深说。据知她已近四十了，尚未结婚，但在文学事业上，却是个强者，在美国“中报”，主编两个版，自己还写东西。她说：“我主